



寒冬腊月墨香浓

□ 崔向珍

父亲教书有瘾，寒冬腊月的周末也不肯闲着，用墨汁自己刷了一块小黑板，教我们和左邻右舍的孩子读书识字、诵读诗文。

父亲写字很认真，横平竖直，方方正正。家里地方小，小黑板挂在柴灶上方，父亲手里攥着一根高粱秆，一字一句地解读。小一点的孩子们坐在小板凳上，我们站在后面，学得非常开心。小孩子们坐不住，一会儿就跑到街上撒欢去了。在学校里读复式班习惯了，我们几个爱学习的大孩子，依旧很认真地听父亲讲解疑难问题。

下雪的时候，父亲会童心大发，不挂小黑板，也不拿高粱秆，而是拖出铁锹和自制的滑雪车，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玩雪。他用棉花柴在平整的雪地上写诗，我们也折了棉花柴，在雪地上写

诗。当时写的诗句，类似于飞花令，对关键字的位置没有要求，每句诗里有一个“雪”字即可。

父亲写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”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我和哥哥姐姐们写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小孩子们不会写，还不服气，一起大声朗读从收音机“小喇叭”节目听来的儿歌，“小雪花，六个瓣，飘呀飘，落地面……”听着稚嫩的童声，看着他们可爱的样子，父亲开心地哈哈大笑。我们在院子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父亲让小孩子们轮流坐上滑雪车，满院子拖着跑。

后来母亲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商店，父亲把废纸箱拆开，用毛笔写上简单的字，摆在桌上，教几个小孩子认读，或者把纸箱板铺在桌上，叫我和哥哥姐姐们

写毛笔字。哥哥写字最认真，每天悬着他细细的手腕，一遍一遍地练习，直到纸箱板上再也找不到一点空隙。我可坚持不了，悬着腕子总喊累，横写不平竖写不直，练不了几分钟就读书去了。父亲也并不强求，依旧乐呵呵地指导哥哥姐姐们练字。

每年的腊月二十八开始，父亲就开始写对联。左邻右舍或把裁好的对联纸拿给父亲，或干脆交给父亲一两两张没有裁剪的大红纸，任由父亲操心计算。父亲一家家计算着大门和小门的数量，计算着马车和水缸的数量，谁家的孩子当兵了，谁家的孩子读大学了……

军属的大门上就写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”爱读书的家庭就写“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。”老红军爷爷不识字，父亲就把“福星高照全家福，春光

耀辉满堂春。”“赤胆忠心为祖国，赴汤蹈火干革命。”大声念给他听，乐得他合不拢嘴，瘦瘦的下巴上一撮山羊胡子抖个不停。

缺纸惜墨的日子，父亲常常用右手食指在裤子上比划着写字，只有进了腊月才能动笔。如今的老父亲，顶着满头的落雪，守着一堆馨香的宣纸，坐在落地窗边的暖阳里，一天一天写个不停。“中华崛起迎盛世，巨龙腾飞颂党恩。”“不负韶华春趁早，只争朝夕夕当先。”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……逢节假日，我们兄妹恰好凑在一起的时候，争抢着提笔乱写一通，写得好的，引来一声声夸赞，写得不好，换来一阵阵笑声。满屋子的墨香、满屋子的笑声，此起彼伏地回旋，层层叠叠地拥挤。这浓得化不开的幸福，化为腊月里的一缕缕暖风。

生长的声音

□ 齐建萍

我对花草虽谈不上喜爱，但对爷爷养的那盆吊兰却珍爱有加。因为那盆吊兰充满着活力，光亮幼嫩的枝蔓向四周挺伸着头，长满了生机勃勃、碧绿厚实的叶子。那一片片如扇形又似心形的叶片上就像抹了蜡、涂了油，新鲜水嫩。

在我的建议下，今年春节前夕爷爷又把那盆吊兰移到了我写字台旁的书橱顶上。经这盆吊兰的点缀，我书橱顶上那点空白之处不再单调，吊兰的映衬激起了我思维的涟漪。

说来也怪，自从爷爷把那盆吊兰转移到书橱顶上后，原有的枝蔓变得越来越茁壮的同时，又不断孕育出鲜嫩的幼蔓，争相使劲向外伸展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越来越多的枝蔓开枝散叶，悄悄营造着新气象，它像个兴致正浓、需要淋漓尽致挥毫泼墨的画家，任由自己的灵感驰骋画板，虽然只是那么潇洒的几笔，却造就着一个生机勃勃的绿色世界。

最令我惊喜的是，还有几条枝蔓裹着茂密的叶片沿着书橱的侧面垂下来，恰似一道瀑布。垂下来的枝蔓似流水，层层叶子是溅起的水花，我仿佛隐隐听到一种声音，一会儿像从高山倾泻下来的水声，轰隆隆般雄壮，一会儿又像春天里的禾苗吸饱了水分发出的拔节声。

哦，我终于听懂了，那是吊兰旺盛生长的声音！那片充满丰盈茂盛的绿，正在展示着生命与力量，它用自己的方式，书写着素雅可贵的美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_bkf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时间都去哪了

□ 梁晓娜

比我高一头的女儿执意要自己带着众多行李去外地上大学，她的理由很简单：“疫情时期，你们只能送到大门口，又不能进学校，一个人来回多花几百元路费，图啥？”

别人全家出动去送孩子读大学，她却要一个人背着两个小包，拖着三个大包，一个人辗转倒车去外地，想到这些，我便生出些许辛酸，但终究无法说服她。

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女儿从小就知道父母不容易，一岁多时，就经常宁肯饿着，也要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。三四岁，家里开了饭馆，她从幼儿园回来便会坐在门口拉生意。“炒面、烩面、水饺、面条，各种炒菜，进来看吧！”稚嫩的童声，引得路过的人一阵嬉笑。再大些，她便会自觉地去洗碗。旺季的时候，实在太忙，等我们忙完了，便常常看到瘦瘦的她，蹲在地上认真地洗着碗，小手泡得发白，面前洗好的碗已如小山般高，一排排整齐地排列着。

后来她稍微大些，大约读到五六年级的时候，只要她在家，洗衣服、拖地、倒垃圾这些家务几乎她都主动承包了。读初中后，她的厨艺便日渐增长，包饺子能包出彩色的，炒菜会做简单的盘饰。没人要求她做，她自己趁我们忙的时候就跑厨房把饭做了。有时候，我们趁周末想补个觉，结果她把早点做好，还准备好洗脸水，牙膏都挤好了。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高三，她周末回来的时候，是夜里十点半以后，那时候我们都睡了。她回来洗澡、洗衣服，随手就把地拖了，把我们的脏衣服也洗了。第二天，我们还没有醒，她四点多就起来，把早饭做了，自己吃了去

上学。

高三的时候，她病了一场，这场病断断续续、反反复复，就是找不到病因。所有人都担心她参加不了高考，她却说自己没事，甚至拒绝我的护送，自己联系了爱心送考车。那夜，我一夜未眠，第二天强制她取消了爱心送考车，执意骑电动车送她。女儿坐在电动车上说：“妈，我是想让你多睡会，你真的不用送我，我自己可以的。”不知怎么，我的泪就淌了下来。

第一场考试结束，她从人群里挥着手跑过来，像小时候幼儿园放学时一样的表情。我问她：“头晕了没？”她点点头，说：“还好。”然后说：“妈妈，天太热了，你坐后面打着伞，我骑车带着你。”我不肯，两个人因为谁骑车争执着，最后还是她赢了，我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都说太懂事的孩子让人心疼，有时候宁愿她和别的孩子一样调皮。“妈妈，等我上大学了，我要做兼职，存钱给你买水晶项链，还有故宫牌口红。”她收拾着去大学要带的东西，一边对我说，那语气和小时一模一样，仿佛她还扎着羊角辫，坐在我的自行车后面，小手指着远处新盖的楼房上的宣传条幅说：“妈妈，等我长大了，给你买大房子。”



压岁钱

□ 苏作成

春节将至，又要给女儿准备压岁钱了，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叔叔给的压岁钱来。

他那时在外工作，每年腊月二十几才回家。那年我读小学三年级，已开始对读书产生了兴趣，可是当时家里条件差，父母拿不出钱给我买课外书。

过年时父亲给的压岁钱最多五元，而且，年一过，母亲又会将钱收回，说要留作家用。我就将钱乖乖地上交了。名为压岁钱，使用权却并不在我，所以，那

时我非常羡慕别的小朋友，压岁钱到手，马上可以去村里的小卖部买零食和小玩具。

叔叔回来，看到我在人迷地看一本连环画，就挨着我坐下问：“你喜欢读书吗？”我点头说是。他拍拍我的小脑袋说：“那就努力啊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然后他就挑水去了。

过几天就是除夕了，父亲早早准备好了年货，将鱼也炸好了。奶奶坐在椅子上烤着火，我就坐在奶奶身旁看书。傍晚，叔叔回来了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包

裹，不知道装了啥。终于过年了，那天，吃过年夜饭，父亲跟往常一样，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五元压岁钱。

我知道母亲反正会收回，就对压岁钱有些无动于衷。兄弟姐妹和父母都到外面看人放爆竹去了，我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，叔叔叫我和他到楼上，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叔也没多少收入，今年只给你一个人压岁钱啊。”说完他将一个包裹递给我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摇着手说不要。

他笑着说：“你以为叔给你

一包钱啊，是书。知道你喜欢看书，我就将给你的压岁钱买了书。要是给你钱，你娘又会收去。你就好好读书吧。”那一刻，只有感动。

包裹里面都是书，其中一本《马背上的孩子》我看了好几遍呢。从此以后，放了学我就钻进屋里开始津津有味地读书，我的学习成绩也稳定上升，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来讲。后来，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现在想来，我从心底里感谢叔叔当年给我的“压岁钱”。